

格央 著

让爱慢慢永恒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主编：李星 陈华昌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第一辑）





让
爱
慢
慢
永
恒

格央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让爱慢慢永恒/格央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5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I.让... II.格...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899 号

让爱慢慢永恒

格央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4 插页 176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80680-279-7/I·184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77)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第一辑）

主编：李 星 陈华昌

顾问：陈忠实 肖云儒

策划：面具工作室

支持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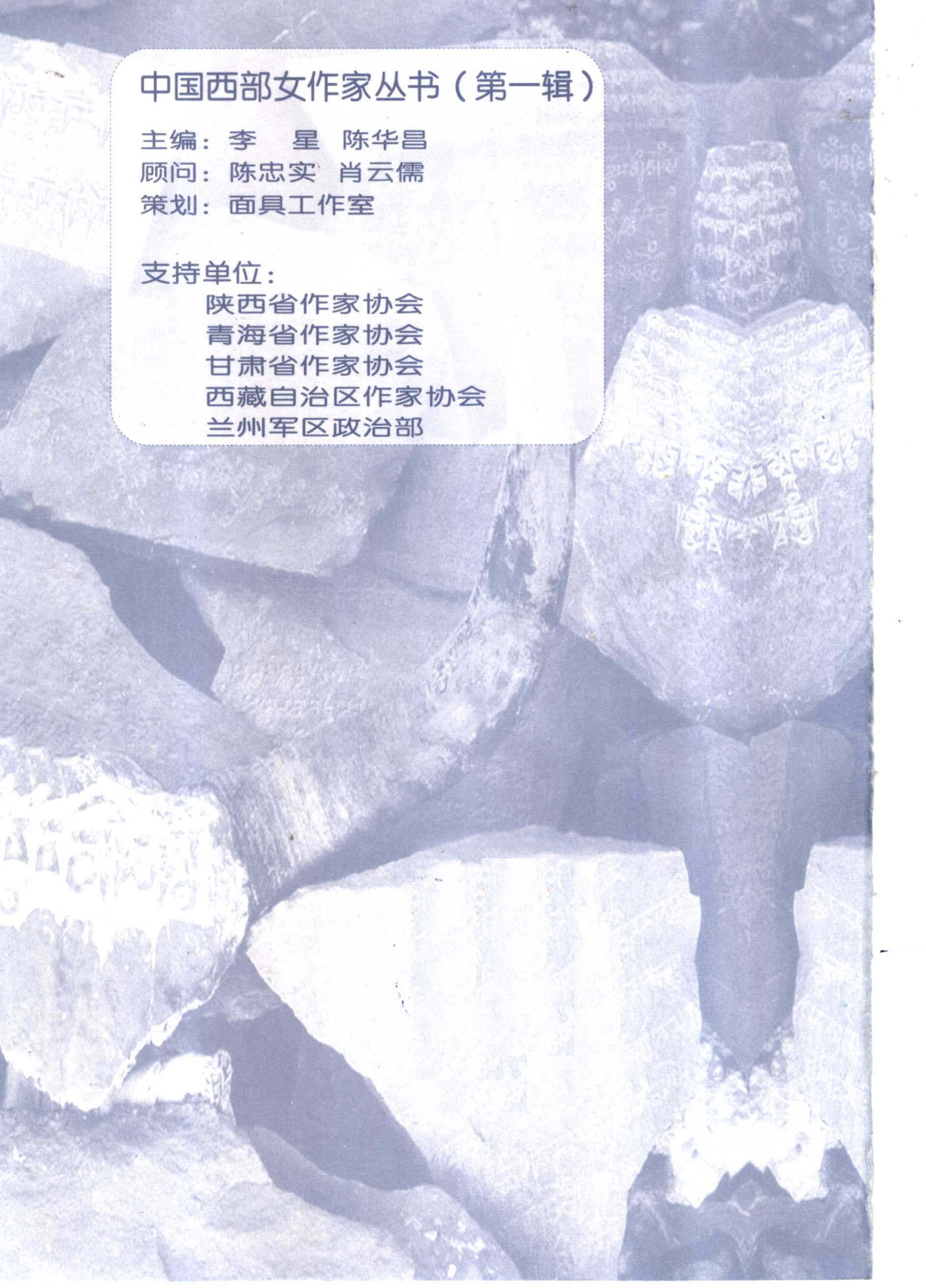
陕西省作家协会

青海省作家协会

甘肃省作家协会

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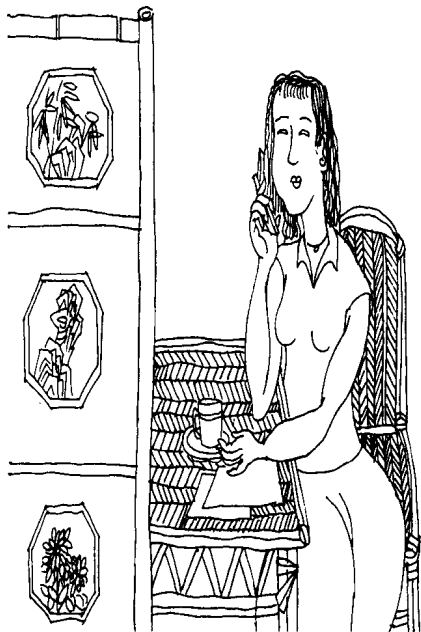
兰州军区政治部





西部女作家的崛起

李 星



在农耕文明时代，祖国西部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强大王朝，但是在宋以后，中华文明的中心逐渐从西部移向东南，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影响，航海技术的发明，西部落后了。广袤的大地，雄伟的高山，无边的沙漠，严酷的自然，各民族文化的封闭成为它发展的

严重阻碍。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文明从工业革命进入到信息革命，中国社会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从专制走上了民主，电视、网络、手机、飞机与高速公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西部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西部逐步融入中国现代化大格局的宏

伟历史背景上，西部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开始显现其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部文学正以其崭新的面貌和多样化的风格迅速崛起，吕耀、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周克芹、阿来、扎西达娃、雪漠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坛一道道鲜亮的风景。相比之下，西部女作家的奋斗和努力虽然勇敢而卓绝，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常常走向孤独和寂寞。为了集中展示西部女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新成果，推出女作家新人，扩大西部女作家的影响，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和实施了“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的出版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征稿、筛选，第一辑五部长篇小说终于面世了，我们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和中国文学界的关注与喜爱。

本次收录的五部作品，分别来自陕西、青海、甘肃、西藏及兰州军区五位女性作家，既展示了西部各省区的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又集中表现了作家对西部女性生存环境的关心、关注、关怀。其中，有两部作品是青年女作家的长篇处女作，但她们出手不凡，表现了极高的文学悟性与情节结构能力；另三部出自创作经验丰富的中青年作家之手，表现了对既有水平的突破和成熟的写作风范。让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五位作家中就有两位是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太阳石》如其书名所示，描写的是青海藏地一个部落几代人在权力与女人、战争与和平、欲望与心灵方面的隐秘历史，表现了作者对在欲望苦海中挣扎的男人和女人的深切同情和巨大的悲悯；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以老练从容的叙述，讲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为爱情献身的藏族青年女性传奇般的经历，突现了藏族劳动妇女在生存追求中的高贵与尊严，并展示了七八十年前西藏社会特异的历史和风情；相比之下，周瑾璞的《疑似爱情》、张瑜琳的《网事倾城》则是在物欲疯长的当代社会背景上，对青年女性在爱与性、婚姻与家庭、心灵与肉体方面的矛盾与困惑以及所遇到的尴尬，作了生动的描述与解剖，生动的情节，优美抒情的语言，对女性心理的深切体察，使其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将军戈壁》是女作家张冀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围绕一个长征中失散的红军女战士半个世纪曲折

复杂的人生经历,对男权思想、极左政治及疯狂的物质欲望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凝聚了她对西部社会及西部女性命运的许多新思考。五部作品强烈地展示了西部女性在命运及爱情面前所体现出的生命尊严,在长篇艺术和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表现,对各民族女性命运及女性人格的深切关注方面,都说明了她们是有开阔的生活视野、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充足的文学创作经验积累的西部女才子,她们的文学前途灿烂光辉,一片光明。

出丛书,展示某一类题材、某一主题、某一类作家的集体风貌,最大限度吸引读者的关注度,是近年来出版机构常用的突出自己个性化特色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丛书为了商业利益,常常做出不实的承诺和宣传,甚至有以色情低俗的作品招徕读者的现象,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针对这种不良风气,“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开始就严格把好质量关,既注重可读性,又注重思想性、文学性,既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基础的经济效益,又充分考虑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开发西部文化为目的,将为读者服务,为西部女作家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贯彻精品意识,真正将“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打造成优秀品牌。

2004.10.12于西安锦园

—

间是 1916 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坐落在拉萨八角街东北拐角的平措茶馆几乎空无一人，跑堂的伙计，一个坐在门阶上，瞅着过往的行人，一个半耷着脑袋对着墙发呆。偶尔有几个行人走过，却并无停步喝茶之意。一个小孩走来，摇着一个破旧的木碗向门阶上的伙计一个劲地竖着大拇指，口里说着乞求和祝福的话，随后，愉快地捧着半杯刚讨来的热茶倚着墙坐下……

茶馆斜对面的绸缎店里，姬姆措懒洋洋地坐在一张大椅子上。她穿着一件绛紫色的裙子，两条袖子在腰间打了一个漂亮的结，一件用黄缎镶边的细色衬衣套在她丰满的身上，白皙的脸，光洁的额头，乌黑发亮的两条大辫子上系着亮丽的彩带，一直拖到大腿的下面，她一身



的青春气息，看上去就让人赏心悦目。

一年以前，她随着大哥从安多老家来到拉萨，在漫长的路上，她骑在马上，想着家里的亲人，想像拉萨的街道，猜测着嫂子的模样，一路上咣咣当当，并没有觉得难受与辛劳。第一次见到了嫂子——那个让全家人大为不安和暗暗揣测的女人，却发现她原本是如此的素淡和娴静，面色略显苍白却不乏秀美，不太爱讲话，对大哥温温顺顺的像只小羊羔。

姬姆措到了拉萨以后，就被大哥安排在店里帮忙。她慢慢听得懂本地话，慢慢记下了商店货物的价格，慢慢学会在街上讨价还价，慢慢熟悉拉萨并慢慢喜欢上它。嫂子正是姬姆措所欣赏的那种柔婉的女人，她们因此相处得很好，没事时她们就一起坐在店里交换着彼此的故事：嫂子是个康巴女子，十五岁时随着唯一的哥哥来到拉萨不为别的，只为朝佛，可是有一天，哥哥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等呀等呀，等到后来，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她将从此举目无亲。

“可是，她是幸运的。”姬姆措想，“她遇上了我大哥，如果，我处在了她那样的境地，是否也可以遇上大哥那么好的人呢？”

踢踏踢踏……一个高大的人骑着马慢悠悠地走来，他瞥见了坐在大椅子上的姬姆措，就把马的速度放得更慢了，“喂，小姑娘，跟我走吧。”姬姆措笑笑，将头扭向另一面。

随后，赶着几只驴子的乡下小贩在脆亮的铃声中走来，“姑娘，买牛粪干吧，我的这些牛粪干又大又圆，你瞧，装得还满满的呢。”

“我们昨天才买过。”

“你就买一袋试试吧，我就剩这几袋了，今天晚上想赶回去。”

“我们买多了，是没地方放的。”

“姑娘，你就买一袋吧。”

姬姆措被小贩弄得过意不去，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你这个人真会说，那么就卸一袋吧。”

……

去八角街转圈的嫂子手摇着玛尼桶走了进来。

“今天转了几圈？”姬姆措问。

“五圈。”嫂子看看柜台，“怎么，昨天那个老太太没来呀？”

“没有，根本就一个影子也没见到。”

“你上去吧，我来看着。”嫂子说。

“你先上去喝茶，反正我也没事干。”姬姆措看着脸微微发红的嫂子，又添了一句，“嫂子，哥哥今天该到什么地方了？”

“该到洛隆县了吧。”嫂子转过身，“别担心，原来我也和你一样，每次他回家办货，我都提心吊胆的，后来，我发现这真是自找苦吃，还不如多念几句玛尼呢。”

就这么在懒洋洋的阳光下，在干净冷清的小店里，在一大堆色彩艳丽的各种布料旁边，姬姆措突然怀着有些眷恋的心情第一次想起了那个小男孩。他叫什么来着？平杰——真是一个蛮不错的名字，还有他送给自己的那串项链也很不错。

为什么会想起他？是无聊，还是不由自主？姬姆措不能给自己一个答案，她只是以一种美好的心态想着平杰——那个个子不高、面色清秀、小心翼翼的年轻人。

他总是和一伙人来对面的茶馆喝茶，总是坐在窗边的位置上，总是以毫不掩饰的热情看着也坐在窗边的姬姆措，于是，他就总是想要和她说几句话。终于有一天，他惊魂不定地将这种愿望付诸行动，并且发现自己看上的这个姑娘是个颇有意思的姑娘，而她红润的脸庞在远处则显得更加俏丽。

平杰喜欢姬姆措那双动人的眼睛，大而明亮，说实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深不可测的眼睛，不时流露出一种清澈、漂亮、令人无法抗拒的光芒。然而，他却时常不敢正视这双眼睛，因为在他的感觉里，姬姆措那双大眼睛总是深沉而执著地凝视着自己的灵魂，以至于他在她的面前总是乱了方寸。

他的爱是何等天真和淳朴啊！

无论如何，他已经无法忽视她如花似玉的身影。

平杰，确切地说应该叫嘎乌·索南平杰，他是嘎乌家的三公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他的父亲体弱多病，性情柔顺，沉溺于佛堂，除此



之外，毫无兴趣所在。而他的大哥嘎乌·索南次仁却继承了嘎乌家先祖好斗和机智的特点，凭着自己的城府和能力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年仅32岁就当上了财税局里地位显赫的四大孜本之一。于是，平杰的二哥嘎乌·索南旺堆在前年被任命为错那的县官，这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职位，本人并不需要去当地任职，而只需派一名亲信代理自己日常的工作。这些工作简单极了，无非是审理一些纠纷，按照上面的命令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差税，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可以随意地增加这些差税的数目，至于增加多少，完全看他本人的喜好和欲望的大小。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会很容易地成为大富翁，因此，嘎乌家族在当时的拉萨城里也再一次赫赫有名起来，当然，它最大的当家还是深谋远虑的大哥嘎乌·索南次仁。

可是，姬姆措却不知道这些，她不知道索南次仁孜本，不知道嘎乌家族，不知道那个小心翼翼地将项链放在柜台上的小男孩就是嘎乌家的三公子，也不知道平杰之所以还没有官职，只是因为他大哥不想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一个滥用职权的卑鄙小人。她只知道平杰是财税局的学徒，知道他们有时需要上课，学分数和计算方法，当然还要学语文，念很多经书。

那时候，贵族和大富商的孩子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往往要送到财税局去当学徒，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这些孩子就可以充当合格的政府官员的候选人。有的孩子当了三四年的学徒就会被授予官职，有的孩子等了七八年也等不到机会。由于财税局对候选人拥有几乎相当于决定权意义的推荐权，所以凡是在财税局里当学徒的孩子的家庭都总是想法子去靠拢财税局的掌权者——四大孜本。

可是，平杰的大哥孜本索南次仁却并不急于为弟弟谋个职位，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操之过急让人抓住把柄，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官职有空缺。这位精明的孜本大人的为官哲学是：要做就做一个有权有利的官，否则还不如呆在清静的庭院里晒太阳。

此时此刻，楼上的那张新卡垫上坐着被一抹愁云笼罩着的嫂子玉拉，她静静地坐着，双眼间流动着不安和疑虑。

本来，在时间的面前，花开花落，潮起潮落，可是毕竟过去了八年，

而且是平静和无动于衷的八年,那么为了什么今天却要偶尔注定地再见?为了什么自己无法对那双满是喜悦和激动的眼神无动于衷?激动是因为久别后的相见,那么喜悦又是为了什么?然而最让她困惑的却是自己的心里也有一种喜悦,也有一种激动。迟疑了许久之后,她才不由自主地从那充满回忆、伤感和欢愉的内心世界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挖掘着……“嘎朵,是嘎朵。”她默默地叨念着,说出这句话,她的心里才好受一些。

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他,可是,此时此刻,她才发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那个最明亮、最深刻的影子就是他的。

往事如烟,回忆的苦涩照样让人痛彻心肝。

抹去脸上的泪珠,玉拉觉得自己还是那个等待背信弃义的情人归来的十八岁小姑娘。

那是一些美好又心酸的往事:

十四岁的玉拉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带着热烈的青春和好奇以媳妇的身份跨进了嘎朵家的大门。从那一天开始她就有了三个丈夫,嘎朵那时也才十六岁,是她三个丈夫中最好玩、最年幼的一个,他们俩因此很合得来,一起放牧,一起骑马,一起在无边的草原上奔跑……她非常非常怕自己的大丈夫——嘎朵的大哥,那个相貌平平,身强力壮,脾气暴躁的家伙,怕漆黑漆黑的夜晚来临,怕他钻进自己的被窝,怕他有力的双臂和坚硬的胡子。

渐渐地,嘎朵从一个不在乎的孩子长成一个满怀嫉妒的少年,而玉拉也从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孩长成一个颇有心眼的少女。他们,一个想要独占对方,另一个想要完整地只属于一个人。他们之间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和相知!

于是,在一个有风、有激情的晚上,他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地离开了家,义无反顾地满怀希望地离开了。

那时候,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留在家乡的尴尬局面,他们幼稚地认为不久之后,家里的生活还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一切都会好起来,即使有那么一点损失,那也是很值得的,毕竟为此换来的是一个让自己激情澎湃的爱人。一个遥远而又美丽的人生前景展现在他们的前面。

他的一只手臂总是搂着她的肩膀,用骄傲的眼神瞧着她或是路过



的行人，他闪亮的大眼睛好像在向整个人类宣布：从此她将是他的，只有他才是她的唯一。而她用稚气、虔诚和激情的双眼去看他，她的幸福超过了她的奢望，她觉得自己的幸福无可比拟。

他们就这么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夏天走到冬天，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了拉萨的大街上，在耀眼的阳光下，他们慢慢松开紧紧攥着的手，去感受一种突如其来的美好。新的生活一般都这么开始，可是对他们而言，这么开始的却是结束。

他们终于有了住的地方——城边的一个小帐篷。一对老夫妇将帐篷借给他们，条件是每天帮他们去远处的山上放那几只壮壮的奶牛，而玉拉则承担每天早上去卖鲜奶和酸奶的任务。

那时候，冬天的风刮得很厉害，风中夹裹着鹅毛大雪，一夜不停地肆虐游荡，不过小帐篷内却很温暖。几个月之后，嘎朵那颗因为爱情而猛烈翻滚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他突然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而在这之前，公正地说，他并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他更看重的是生活中的愉快和享受。

而这幼稚却火热的爱情让他变了，他现在想要的是一个体面的、能挣钱的工作，如果不能兼而有之，那么能挣钱是最主要的。他相信自己有一个在陌生的地方挣大钱的能力和运气。而这时候的玉拉还没有想到钱的问题，每天能够和自己爱的男人在一起，这种发自内心的幸福让她根本不屑考虑别的任何事情。正因为幸福，玉拉总是满面春风，带着鲜明的女性的娇媚，在那些日子里，她的心情总是绚烂透明。

细细想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两个相爱的人抱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家出走，可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却是不尽相同的，那么，他们火热而幼稚的爱情会地久天长吗？

事实上，我们不可以期望任何一个骄傲而狂妄的男人会在一个充满喧嚣和奇迹的城市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嘎朵当然更是如此了。他很快就厌倦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需要改变，他有足够改变的勇气和信心。于是，在他们住进那顶小帐篷的第二年冬天，嘎朵早上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玉拉并没有做出一副悲痛欲绝、伤心至极的样子，她只是觉得很恍惚很感叹，胸前那颗小小的心彻骨而沉默地痛着，被抛弃的感觉使

她的内心添满了落寞和惆怅。

他能在她深沉的爱情和信赖面前拂袖而去,爱又如何?喜新厌旧大概就是激情年轻的证明!

万般的哀怨,埋藏在心灵的深处!

玉拉就这样坐在那里,充满怨恨也充满怀念地思考着。

其实,任何婚姻都得承受苦难和诱惑,有时问题出在男方,有时是女方有问题,有时男女双方都有问题,当然,也有些婚姻男女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是困难还是来了,只不过这困难有大有小而已。那种从来都没有问题的婚姻在人间是不存在的!

这以后的故事就简单多了,她只是和一个买酸奶的顾客多说了几句话,只是对他轻轻地笑了几下,和他聊了几句话,而他就很认真地把她带回了家,她做了这个男人的妻子,出于需要,而不是出于爱。

慢慢地,她开始关心自己的男人,开始注意他的健康,开始发现他的许多好处,她感到他不仅很诚实,而且非常善良。这时候的玉拉开始相信爱情并不总是激烈和狂热的,那种温文尔雅的、平淡的感情应该更适合自己。

她曾经非常敏感与激烈,但是嘎朵的一去不复返却让她成了一个温顺的女人。她总是赞成丈夫的主张,总是说:“行,就按你说的办吧。”其实,她比他更有见地,而他却因此有些内疚,不过,爱护也因此而更加深厚了。

所以,姬姆措眼里所看到的大哥的生活是和谐而平静的。

“嫂子。”

楼下姬姆措的一声呼唤让沉浸在记忆里的玉拉返回了现实。

“我这就来。”

原来,是昨天买布的山南妇女想要将布料换一种颜色。

“没关系,买东西就是要买自己喜欢的嘛。”玉拉熟练地裁着布料,心为对方感激的目光而满意起来。

然而,当小小的店铺里只剩下她和姬姆措时,玉拉突然感到有些



让爱慢慢永恒

不自在,一种近乎内疚的心情就这么占据了她的心灵空间,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她把嘎朵说成是哥哥,并不是耻于向别人披露,而是因为她想在心里留下一些给自己的东西。

又是新的一天,阳光明媚,清香的土质散发的芬芳隐隐约约地飘散开来。

玉拉和姬姆措坐在已经收拾妥当的小店里,互相辫着头发。辫起百十来个小辫子,然后套在发带里的那种发式,总是有些麻烦的,于是,玉拉和姬姆措就习惯于辫一个或两个辫子,然后扎上彩带,别在腰间,简单却不失美丽。

“嫂子,那里站着一个人,总是朝我们这里看。”

玉拉抬起头,向外望去,迎接她的,是那双她曾经熟悉和爱抚过的眼睛。嘎朵立在对面茶馆的门外,向她欠欠头,露出她曾经为之心动的笑容。

“嫂子,你认识他?”

“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表哥,不过,我离开家这么多年了,也不敢肯定。”

“你可以问问他嘛。”

玉拉再一次抬起头,嘎朵还立在原处,显出耐心和平静,就好像他等待的是一个不可能不兑现的诺言。

几分钟以后,两个曾经相爱,曾经埋怨的情人在分别了八年之后,再一次一起坐在了一间屋里。他们彼此都感到了对方的无力和疲乏,就好像在结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追寻耗尽了精神之后,才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她给他倒茶的手有些颤抖,他接过碗的手也有些颤抖,仿佛世界正处在一种微微的震荡之中,这时候的心怎么会平静?

他终于先平静下来:“你现在还好吗?”

“好,应该说一切都很好。”

“我去原来住的地方找过你,我问了許多人,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

“是吗?”她轻轻地说。这时候她已经平静下来了,她在想:我们离

开的方式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我没有可以告别的人。想到这里,玉拉的心里突然有些怨恨起来,但她只是微微地低着头,不想让对方觉察出她的心中所想。

“后来,我又到拉萨找过你几次,可每次都没有结果。”

如果是真的找来找去,又何必当初离开?

嘎朵看看屋里,又接着说:“你又找了个男人,”停顿一下,又说,“我是听这附近的人说的,他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很好,我把你带进家来,真有些对不住他。”玉拉由衷地说。

“那么,如果你要我走,我一定会马上离开。”

她本来可以请他立即离开,不需要任何借口和掩盖,但她没有,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

玉拉可以感觉到嘎朵在看自己,他的看——是在审视她今非昔比的容颜,还是在企图寻找一度使他神魂颠倒的那张脸的痕迹?在他的注视下,玉拉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起来,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希望这张脸不至于苍老到让他失望的地步。不论怎么说,自己还不到三十岁呢!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这几年,我心里最想的人就是你。”嘎朵在端详了玉拉很久之后,缓缓地说:“如果不找到你,我这一辈子都会在内疚中度过。”

“我不想听这种话,现在,我生活得比以前要好多了,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内疚。”她的话音里含有谴责的意味,但她的眼睛里却没有。八年了,那些彷徨、哀愁和恼怨都已经慢慢地消失,一点一点的不见了,他们居然还能相见,还能坐在一起喝茶,还都健康地活着,还能奢望比这更好吗?

想到这里,她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他,毕竟八年过去了,他看上去要成熟得多,宽宽的历经沧桑的额头,成熟但有些忧郁的大眼睛,满是青筋的大手,一身还算说得过去的服饰。她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怎么生活?可是她没有问,她只是在一阵仔细的端详之后又重新低下了头。

“看到你生活得那么好,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嘎朵站起